

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王楠 著



WO WEI ZUGUO ZUO LE XIE SHEN

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王楠 著

华克雄等插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1958

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王 楠 著

华克雄等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便门大街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787×1168 1/32 1 5/8印张（含少、插图）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统一书号：R 10036·100

定价（8）一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馮太山和朴太燾”两篇小說。这两篇小說都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和中朝人民之間的真挚偉大的友谊。有的战士虽然負了重伤，患了夜盲症，仍以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毅力，坚守岗位；为了整体，为了胜利，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故事生动感人，文字轻松活泼，对少年儿童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

部队就要回国，几天来，忙着向人民軍交防地，我三四个晚上，都是十二点以后才睡下。这一天早晨，我睡得正香甜，一个人在我身边喊：“刘助理員！刘助理員！”我睜眼一看，是团的李政委，我急忙坐起来。李政委看我穿衣服，一面說：“你到前面去一趟，看看王富貴的墓地，三营教导員說墓上有地方水泥掉了。你派人补一补。沒有洋灰，向七連修工事的要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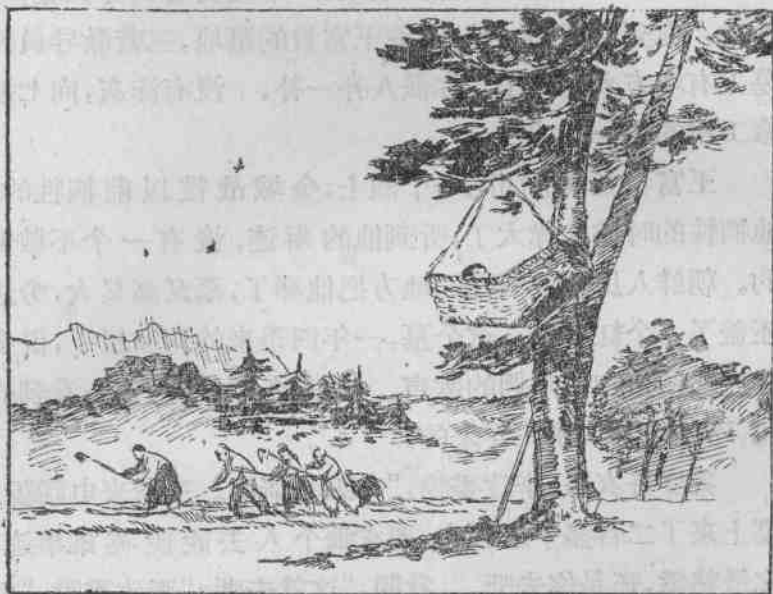
王富貴是我們团的一个烈士，金城战役以前牺牲的。他牺牲的时候太偉大了，听到他的事迹，沒有一个不敬佩的。朝鮮人民在他牺牲的地方把他葬了，墓又高又大，旁边还盖了一个紅亭子。这个墓，一年四季来的人多极了，很少断过紅領巾和青年們的歌声。就是冬天，墓上也会看到鮮花，不知道是从哪儿弄来的。

我穿好衣服，李政委說：“今天是清明。三营来电话說，墓上来了二百多个紅領巾，要求派个人去說說英雄事迹。你最熟悉，还是你去吧。”我問：“这就去嗎？”李政委說：“就

去，孩子們等着呢。”

我到伙房要了两个饅頭和一疙瘩咸菜，揣在懷里，向前沿陣地走去。

這一天，天氣晴朗。太陽照着碧清的流水，春風送過陣陣丁香花的甜味，到處的鳥都在唱着清脆的歌。我從一塊青蔥的麥地旁邊走過。這片麥地，戰時是兩個大炸彈坑，現在已經填平了。幾個人蹲在那裡耨地。地旁一棵松樹上，吊着一個荊條子編的搖籃，裡面睡着一個白白胖胖的孩子。看見人來，唧唧呀呀地想說話。



我每过这里，就会想到过去。战争期间，人们管这一带叫鬼关，是美国炮兵封锁的重点。这里，别说人，鸟也不多，真有人看到过鸟在这里被炮弹爆炸震下来。步步有弹坑，遍地是荆棘、蒿草、碎片和翻过来又翻过去的黑土。拿那时候和现在一比，就象一个满脸满头都是蓬松的头发和胡子的人，忽然剃了头、刮了脸，变得面目一新，健康而又美丽。

这时候，我很自然地想起王富贵。

1952年夏天，前线战斗激烈。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战斗，志愿军能不能在三八线站住脚，就要看这次战斗是胜还是败。我们团接到命令，要在六天内赶到前线。行军的第二天，我被调到五连当指导员。我下午到达五连。晚上，行军到了宿营地。二排长到了连部，对连长说：“连长！你找王富贵谈谈吧。”连长说：“他还不肯留下吗？”二排长说：“黄胆都快说出来了，到后来，他干脆不言语了。我这拙口笨舌的……”连长说：“你不会多动员两个人去说服？”二排长说：“动员了，五班长、小乐都谈过。这个人，牛脾气，生拽不回头。”连长笑了，说：“你怎么派他们两个去说服！他们两个那么同情他，能说服得了？这说明你也有点同情。”二排长也笑了。

连长看我摸不清是怎么回事，向我介绍了王富贵的情况。

王富贵是五班副班长，行军以前，脚有毛病，这一走，三

天两头下雨，脚經水一泡，鬧得更厉害了。他不說，別人光看見他走路有些拐，也不知道他是輕是重。同志們要幫他背槍，他還不干，奪了半天，怎麼也不肯松手。

五班開班務會，討論行軍的事。開始，會開得很沉悶。這時候正是五班的哨，王富貴出去查哨。他一走，會馬上活躍起來，爭論開了，爭論的就是關於王富貴的事。老戰士陳春提議把王富貴就地留下。他嚷得最高，堅持得很厲害。五班長和一個叫劉乐乐，大家管他叫小樂的新戰士不同意。

陳春說：“照顧副班長，就不管五班的名譽了！五班什麼時候有過掉隊的人？”

五班長說：“你怎麼知道副班長就准掉隊？”

陳春說：“這不是平常行軍，是急行軍，一夜要趕八九十里。”

五班長說：“五次戰役一夜一百三四十里，人家也沒拉下一步。”

陳春說：“五次戰役是五次戰役，那時候，副班長是好人……”

小樂搶着說：“現在副班長也不是壞蛋！”

陳春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那時候他什麼都沒毛病，現在腳壞了，還鬧夜盲眼。”

小樂說：“夜盲眼怎麼的？你前腳到宿營地，人家踩着你的腳跟到，一步不拉下！你不用驕傲自滿，英雄主義！人家

比你不差！”

大帽子把陈春扣恼了，說：“我不跟你孩子吵，你懂什么？”

小乐說：“就你懂什么……”

五班長說：“別乱岔了，說正事吧！我問你陈春，你說，副班長能不能克服困難？”

陈春說：“誰也不敢肯定。生病不由人，天大的決心，眼睛和脚不听指揮，也是白搭！”

小乐說：“我就敢肯定！”

五班長也說：“我也敢肯定！对旁人，我不一定有信心；对副班長，我敢保險！他能克服困難，噯！一定能！”

正嚷着，王富貴進來了。他臉鉄青，緊抿着嘴，在門口站了一会，才說：“同志們！为什么不讓我上去？我有病也不是犯錯誤！”

大家知道他听到了剛才的爭論，全楞住了。他等了一会，看誰也不開口，便接着說：“同志們不用顧慮，我来表示決心：天大困難，坚决咬牙！爬！也緊跟着大伙脚后跟爬！都看着，誰看見我拉下半步，就唾我。我是共產黨員，同志們不掉隊，我也掉不了！决不……”他的声音发抖了，“……帶累全班！”他說完，全班都很緊張。你看我，我看你，特別是陈春，剛才嚷的那么欢，这一会头也不肯抬起来，好象一个嘰嘰哇哇叫着的鳥，忽然收了翅膀。

連長是主張把他留下來，腳好了再趕上去，就要二排長去說服他。

我听完連長的話，便說：“我找他談談吧。”二排長一聽高興了，說：“指導員，你談談吧。你一談就知道了，准不批評我們同情他了。”

第二天早晨，我去二排。二排正集合在山坡上唱歌。我離他們十來步，二排長走過來，說：“就完！”我立下來。那個指揮唱歌打拍子的首先引起我的注意。他雖然背對我們，但是可以看出來，他拍子打的不錯，腦袋一會歪到這邊，一會歪到那邊，手和胳膊一頓一頓的，顯得很有勁。唱歌的人們都向我這邊看，他却連頭也不回。我想：打的專心着呢！

我仔細看他。他身材不高，又很瘦，再加上打拍子的動作是這麼活潑，我對二排長說：“小青年們，可有好樣的呢！”二排長問：“你說誰？”我指着打拍子的說：“他。”二排長一聽笑了，正要說話，那邊歌唱完了。打拍子的沙着嗓子問大家：“再來一個好不好？”二排長搶上去說：“不唱了，休息吧，還有事呢。”

打拍子的听排長在身後說話，回過頭來。我一看見他的臉，自己也想笑。他哪里是什麼小青年，嘴邊長着兩撇小胡子，臉上滿是皺紋，少說點，也有三十四五了。

解散隊伍後，二排長指着打拍子的對我說：“他就是王

富貴。”接着，轉過臉對他說：“王富貴，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指導員把你誤會成了小青年了。”大家還沒走開，一聽全笑了。王富貴也笑了，一邊笑，一邊說：“指導員很正確，不看表面，別看我年歲大，青年團要我，我准參加！”這一說，人們笑聲更高了。

我總以為，處在這種情況下的王富貴，准是滿肚子心思，愁眉苦臉的。誰知道他居然這麼有趣，這麼高興。我靠他很近，細看看他。他雖然瘦小又乾巴，可是很健康，臉上黑里泛紅；特別是眼，炯炯發光，很有精神。他渾身上下，穿的戴的都很整齊，軍風紀找不出一點毛病，可是怪得很，看上去，總象莊稼人，不象兵。

人們散了。我對他說：“想找你談談。”他說：“好吧。”我們在山坡上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來。我問了幾句話，他說：“指導員，我知道，你是來說服我的？你想，祖國費多大勁，把我送這裡。我為祖國干了什麼？這才說要打仗，就要留下我。對呀！腳壞了。可又不是來摔跤，腳壞了不行，手裡有槍有手榴彈……我槍打的可准呢，在家專打狼打兔子。”我講了好多道理，他聽着。我講完了，他說：“糧食是祖國運來的啊！吃着，喝着，呆着不干事，心裡愧得慌。一想這個，心就發痛。指導員！你原諒原諒，讓我上去吧！我能走！”說着，他用手背擦起眼淚來，一會接着說：“我這不成了廢物，成了祖國的累贅了？”我說：“你脫下襪子我看看。”他說：“不

要紧，两天能走，指导员。你放心！你看着我一定能走到！”我当时疏忽了一下，没看他的脚，想了想，说：“下午答复你，你可得服从命令！”他又高兴了，说：“那自然。”敬了礼，走了。

我回到连部，对连长说：“看样子，他决心很大。他平时表现怎样？”连长说：“一百一。”我说：“能不能再让他走一宿看看？”连长笑了，说：“你倒让他说服了。”我说：“是呀！他的决心影响了我。”连长说：“一个好战斗力。打起仗来，可顶事呢！好吧，走就走吧。”

第四天行军，前半夜有月亮，王富贵走的不坏。他准备了一根棍子，是打算在看不见路的时候，别人好拉着他走的，也没有用上。路上，好几个同志上去要把他的枪拿过来，他都不松手。休息时，他还唱了一段河南坠子。半路上，他看大家都不说话，还出了一次洋相，逗的大家笑了半天。月亮下去以后，他让人背走了枪。走了一会，小乐要拉他走，他也没有拒绝。上大山的时候，二排长看他跟大队走太费劲，叫小乐陪他慢慢走，他怕影响队伍断了联系，自动地和小乐站出来让队伍过去，自己才紧跟着队伍向前走。

到了目的地，队伍在村边等着进房子。我以为他掉队了，听连长问：“王富贵到了吗？”二排长答：“到了！”连长喊：“王富贵！”他唰的一下站起来，很有精神的答：“有！”连长过去，说：“好！到了！怎么样，能行吗？”他肯定地答：“不成问

題！”

連長在隊前表揚了他。這一天，好幾個人對我說：“這道路，好人走起來也困難，沒想到王富貴一步沒拉跟上了。”

小樂告訴我們，王富貴是這樣走來的。

月亮一下去，他就兩眼漆黑，一點也看不見了。先走平路，他還旺着前面的人影跟着跑；後來上山了，他邁不出步子，才由小樂拉着。小樂拉着他，上坡時，小樂說：“上坡，步子抬高些。”他就把腳舉得高高的。下坡時，小樂說：“下……下！注意！”他就半蹲着，用腳摸着向下走。一次，路上有一塊石頭，小樂忘了說話，他正踢在石頭上，摔了一跤。小樂正要扶他，還沒彎腰呢，他已經爬起來了。小樂問：“沒摔着吧？”他說：“沒甚么，快趕上！”過小河，小樂說：“老王，過踏石。”他應了一聲。小樂踏着石頭過去時，聽見後面扑哧扑哧的趟水聲，回頭一看，他鞋襪不脫就下了水。小樂忙問：“怎么不踩踏石？”他答：“不行，看不見。”他是怕過慢了掉了隊。又一次，小樂說錯了話，該說“下坡”，說了一個“上”字，他舉起腳往前一邁，差一點摔了一個倒栽蔥。他站住不走了，說：“小樂，這是什麼時候，你還攢我瞎子！”小樂忙說：“对不起！对不起！我說溜了嘴！”他看小樂不象開玩笑的，說：“人，摔着摔不着，不關緊，掉了隊可是大事。”過那條大河，小樂坐下來脫褲子，見他不动手，便問：“老王，你怎么不脫？”他說：“就这么過吧。”小樂說：“不行，十月天氣，凍

出病来。”他說：“沒关系呀，膝盖底下早湿了。看不見，动作慢，过河一穿褲子，就掉远了。”小乐見拗不过他，只好算了。

这一夜，他摔了六七跤。小乐几次劝他休息他都不肯。他看出小乐不大高兴，上到大山頂上，說：“小乐！誰說我这脚不爭气，山再高，还不是踩在我这坏脚底下！”快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又說：“活人身上三把火。你看，这褲子不是快騰乾了。湿了褲子怕什么？摔三跤两跤，鍛煉筋骨，更不成問題。”

住下来，他还給班里同志开玩笑說：“这两只脚丫子可有力地支援了我，服从命令听指揮，走了一宿，一点沒鬧情緒。”

睡覺以前，我去五班，卫生員在那里，要王富貴脫袜子。王富貴不肯脫，一面嘻嘻哈哈地和卫生員胡糾纏，一面隔着袜子用手揉他自己的脚。那脚，跟往时不一样，好象又肥又大。我起了疑心，走到他面前說：“王富貴，脫下袜子我看看。”他犹豫了一下，还装做开玩笑地說：“看什么？还不是五个指头一个掌，臭烘烘的。”我說：“不！你脫下来我看看！”他看我很認真，不好开玩笑，說：“指導員，沒事。”說了，也不动手脫，只是看着我。我坚决地說：“脫吧，脫下来我看看！”他只好脫了，脫了半天，咬着牙才算把袜子扒下来，原来都給膿沾住了。我端着蜡就上去，大家也圍过来，就蜡光一看，全吓了一跳。我觉着我臉上有点发热，战士这样子，自

己都不知道，真是政治工作人員的恥辱。我端着蜡左看看，右看看，又用指头在浮腫的脚上按了按。我一按，他一哆嗦，再一按，又一哆嗦。我問：“痛嗎？”他答：“不怎的。”我知道他說瞎



話，說：“還不怎的，你怎么走来的？”他沒言語。我放下蜡，想批評排長、班長兩句，又一想：自己都不知道，有什麼話說別人。我想了一想，對五班長說：“弄點開水來先洗洗。”說完，我命令衛生員注意治療，便回到連部。

我心里非常不舒服，才到連里一天多，就出了這件事。我把這事告訴了連長，我說：“留下吧。”連長也同意。正說着，小樂來了，說：“我提個意見，把副班長留下吧！”連長奇怪地問：“你不是不贊成留下他嗎？”小樂含着淚說：“我錯了，我放棄意見。”連長說：“我們已決定留下他。”小樂說：“誰給他解釋解釋？”連長說：“要解釋嗎？”我看這小鬼想得很周到，高興地對他說：“你去休息，明天早晨，我去找他談。”

睡下來以後，我盤算了一下：怎樣說服王富貴。我做了精神準備，一定要耐心說服他。這樣好的同志，不能使他心里太難受了。

起床后，我去找他，才坐下，沒等我开口，他先說道：“留下就留下吧！指導員，可是，給我点事做做。”我倒沒想到他会这样，便說：“快养好脚，快赶上去，就是你的事。”他說：“那自然，我是說，再給点工作。不是說鞋子运不上来嗎？能不能把連里坏鞋全聚起，留給我。我会錐鞋，补好了，一块帶上去，也許赶上打仗用了。”我被他这个要求感动了，說：“算了！同志，你还是好好休养吧！”他听了，哀求地說：“指導員，答应了吧！这样，我还能住下去，不然，我安不下心！”我不能再拒絕他，也不应当拒絕，說：“好！就这么办吧！”

正說着，連長匆匆走来，兴奋地說：“王富貴，快去拿被包！剛才，电话上聯絡好了，后勤有汽車，答应帶你。这就去！快一点，还要走五里地呢！”王富貴一听，高兴得眼睛都亮了，又射出了炯炯的光，站起来，說：“哎呀！真的嗎？”連長說：“这誰开玩笑，快去！”他說：“就走嗎？我背东西去！”說完，拔步就跑，連脚痛都忘記了。

一会，一个同志背着王富貴的枪枝、背包，跟他一块来了。这是陈春，是送他去后勤的。

这一次急行軍，時間久，走得快，按期达到目的地，沒有一个掉队的。好多人說：“王富貴推动了大家。”

战斗的时候，王富貴参加上了。他还立了一次三等功。

不久，我又从連里被調到团政治处当組織助理員。这

以后，我和王富貴接触很少，可是，他在我脑子里留下了这样深的印象，每一想到連里的同志們，第一个常常是他。后来，記得看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因为他岁数大了，上級要他退伍回国，他請求留下的。我还把他的情形向团主任講了，这才批准了他的要求。

1953年1月，我去前面陣地的連队檢查工作。回团部的那天下午，大雪剛过。山头、山坡、河溝、树木……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大白毡子。野地里，看不出高和低，分不清远与近。我踏着沒膝盖的雪，翻过一个嶺，已經累得腿发軟了。我站在嶺上，隔着河溝，看見对面的山坡上，有一个人正往下滑。衬着白雪，我看得很清楚，那人背着一个很大的东西，从他步子里看出来，那东西还很重。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脚从雪地里拔出来，緩慢地向这边移动着。他因道滑倒过一次，一滑倒，就順着山坡往下溜，溜了好远，才抓住一棵小树，停了下来。他歇也沒歇，爬起来，立即又向前走。

我們中間的山溝是敌人的炮兵封鎖区，每过七八分鐘，要落一陣炮彈。那人下了山，再往前走几步，就进入危險的地区。我正要喊他停住，沒等我开口，他已經蹲下来了。我知道他熟悉这里的情况，放了心。他蹲下，等一陣炮彈爆炸过后，猛地站起来，箭一样地窜过来。我一直盯着他，看他跑到溝的正中間，正是炮彈落的最密的地方，忽然，他一下摔倒了。我哎哟了一声，不由地快步往下跑，想赶上去扶他。